

第一章 雾茫茫

在冬季里，偏僻的葫芦坝上的庄稼人，当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，一天的日子就开始了。

先是坝子上这儿那儿黑黝黝的竹林里，响起一阵吱吱嘎嘎的开门的声音，一个一个小青年跑出门来。他们肩上挂着书包，手里提着饭袋；有的女孩子一边走还一边梳头，男娃子大声打着饱嗝。他们轻快地走着，很快就在柳溪河上小桥那儿聚齐了。站在桥板上，风格外大些，他们使劲儿跺着脚，笑骂着最后跑来的一个睡懒觉的同学，然后就嘻嘻哈哈走过小桥去。随后，几个挑着菜篮赶早场的社员出现在小桥上，篮子里满满地装着时鲜的蔬菜：窝笋、萝卜、卷心白、芹菜，还有香葱、蒜苗儿，他们是到桥那边的连云场，甚至更远的太平镇的早市上去。

晨曦姗姗来迟，星星不肯离去。然而，乳白色的蒸气已从河面上冉冉升起来。这环绕着葫芦坝的柳溪河

啊，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缥缈透明的白纱！霎时里，就组成了一笼巨大的白帐子，把个方圆十里的葫芦坝给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。这，就是沱江流域的河谷地带有名的大雾了。

在这漫天的雾霭中，几个提着箩筐拣野粪的老汉出现在铺了霜花的田埂上和草垛旁，他们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。不一会，男女社员们，各自关好院子门，走向田野。生产队平凡的日常的劳动就这样开始了。各种各样的农事活动井井有条，象一曲协调的交响乐一样演奏起来。这种音乐是优美的，和谐的，一点也不单调乏味。

妇女们凑在一起儿做活路，没有不说话的，葫芦坝上的新闻总是最先从她们干活的地里传出来。这一天——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冬季的这个茫茫迷雾的早晨，在坝子南端靠近梨树坪的油菜地里，她们先是漫无边际地谈着关于孩子尿床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老题目；不一会，雾霭中不知是哪一个女人“哎”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真是，山不留人水留人哪！……你们听说了没有啊？许四姑娘决定不走了。正在这节骨眼上呀！”

她的消息，可以说是当天的特大新闻了。闹喳喳的妇女们一下子不开腔了，大家都愣愣地互相对望一眼，似乎那个“许四姑娘”走与不走的问题是一件什么大事一样。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，脑子反应最快的几个女人开始发表评论：

“为啥子嘛，跟自己那个离了婚的男人在一个大队住着，每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多难堪呀！何苦呢？”

“葫芦坝这块背时的地方，她还留恋个啥子？……走得远远的，也免得触景伤情吡！”

“说的是！她手上又没有娃儿，未必就守一辈子寡么？常言说得好：寡酒难吃，寡妇难当呢。”

“呸！你这完全是‘封建思想’！”

“咋个是‘封建’喃？你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莫争输赢了。管人家闲事干啥子？各人心头有个打米碗。走也好，不走也好，依我看呀，未必没得男人，就不过活了？”

“啧啧，嘴皮子硬！你自己试试看！”

人多嘴多，说啥的都有。自由发言的讨论会在深入下去。有的说，四姑娘许秀云生来性情温厚，心肠又软，准是在等待着郑百如回心转意，来个“破镜重圆”。但这个判断马上有人给推翻了，说是郑百如的老姐儿郑百香已经透露过：她那个正走红运的老弟已在二十里外的严家坝“对上了一个象”，严家坝那位老姑娘可比“这个”漂亮得多。又有的人猜测说，许秀云一定不在娘家久住，早迟都是要走的，原因是许茂老汉脾气古怪，老头子原是不赞成四姑娘跟郑百如离婚的，眼下四姑娘暂时不走，一定是因为对她三姐给她介绍的那个男人不满意。……消息灵通的人们马上提出耽心：要真是这样，可就麻烦了！——因为半月后，许茂老汉的生日，人家

“那个”就要来赶礼，商量结婚的事。“新客上门，是开玩笑的么？麻烦！看他们拿来咋个办？”

从梨树坪那边的猪场外面，有一个女人长声呼唤着：“猪儿溜——溜、溜、溜……”走过来了。

地里的妇女们听见声音便有人提议：“三辣子过来了，问问她究竟是真是假啊！”

“猪儿溜——溜、溜、溜……”一个高大结实的中年妇女一阵风似地从大雾中走了出来，她边走边问：

“喂，你们看见小猪儿跑过来没有啊？”

“没有看见猪儿。三姐，过来一下，我们问你个事儿嘛。”

“老娘这阵不得空呢！猪儿溜——”

“许秋云，站一下嘛，问你正经事呢！……别着急，等会儿我们大家帮你找猪儿。”

三姑娘许秋云站住，侧过脸对着地里的妇女们，笑骂道：“理骚婆！你们一天到晚嘴不空！”

“又骂人！……呃，听说你那个四妹子又不走啦？”

“放屁！哪个嚼牙巴乱说的？”三姑娘脸色一沉。

“怎么，你还不晓得呀？”

善良的邻居大嫂们怪许秋云太粗心大意了，既是亲姐姐，又是“介绍人”，一向就象母亲那般爱护和照看着她那走厄运的四妹的，竟然连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变都还不晓得！于是，她们向许秋云建议道：

“你不信，亲自去问问嘛！”

“三姐，帮忙可要帮到底啊！”

许秋云说：“好啦好啦，收工以后我过去看看。”
说完，便挪开她粗壮的腿脚走了，清晨的田野上，留下她高亢的声音：

“猪儿溜……背时的雾，还不散！……猪儿……”

地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话题又拉到更广泛的范围了。
她们说：“好个三辣子！要不是她呀，四姐儿早没命罗！……这两姊妹，一个强一个弱，真是，一个妈生的，性情儿这样的不同。”

“她们许家那么多姐儿妹子，哪一个和哪一个相同？不都各人有各人的性情，你算一算看……”

“是啊，没有一个象她们爹！”

“就是嘛，要不是他独断专行，爱‘晃上水’，四姐也不会给误了这么多年。……从前秀云不是象花朵儿一般么？谁不说她好啊！可如今啦，才过三十岁的人，倒变得跟老太婆差不多了，谁见了不心痛啊！”

“哎，四姐儿就是性子太软弱了一点。”

“哼！老娘们想不通：为啥好人要受气，恶人该享福？这如今，葫芦坝上的事情，真能叫人气破肚皮！真叫人想不通。”

“算罗，莫扯远了！这雾茫茫的天气，有谁走来也看不见，叫人家听了去，又该惹下一场祸事！如今有些话，难说！”

“是啊，好大的雾！许茂大爷每天一早出来拣狗

粪，别叫他听见，要不然，又要骂人家‘干涉内政’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嘻嘻……”

二

其实，许茂大爷这天清早并没有象往常那样出来拣狗粪。——他正在生四姑娘的气哩！

再过半个月就满六十五岁的许茂老汉，高个子，宽肩膀，面目严厉。他已经到了那种享受庄稼人荣誉的年纪。这一辈子他养了九个女儿，有些顽皮小青年背地里称他做“女儿国国王”，可谁也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。多年来，他是以自己勤劳、俭省的美德深受一般庄稼人敬重的。单看那一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，就很有点与众不同的气派，宽敞、明亮。这正是他自合作化以后逐年辛勤劳动的见证。当年女儿们在家的时候，依着各自的爱好种在院坝里的花草树木，如今虽然她们大都离开了这座院子，却还照样的一年四季轮换着开花。院子里鸡鸭成群，猪羊满圈，谁见了都会说老汉的日子过得不错。

清早，许茂老汉刚刚跨出房门，便看见四女儿从外面搬了许多石头进来，在院子西墙角上那间堆放茅柴用的孤零零的小屋屋檐下，已经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灶头。机敏的老汉眉毛霍地抖动了一下，站在自己高高的阶沿石上，厉声问，“咋个？你……垒起那些石头干啥子？”

四姑娘转过脸来，一对大眼睛闪着几分忧郁的光，对老人陪笑道：“爹，我正要给你说呢，我……不走……”

老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说啥？”

“不走了。”四姑娘直起腰来，向老汉走近两步，拍打拍打怀里的泥土，淌着汗的瓜子脸上现出红晕：“我想了这几天，实在是不走的好。”

“你说啥？”老汉象突然遭了雷轰，直气得横眉竖眼，跳起脚吼道：“胡说，哪有这样撇脱！哼，哼！”他气得鼻子打响，说不下去了。

老汉本来就极不赞同四姑娘的离婚。在他看来，郑百如是个大干部，在葫芦坝上掌着实权，那是惹不得的，撕破脸皮更不划算。偏偏公社的妇女主任竟然给予支持，法院也批准了，虽然向来注重面子的老汉，总认为这是件丢人现面的事情，却也不敢阻拦。离婚以后，公社又同意四姑娘搬回这个早已没娘的“娘家”来往，老汉心上就象顶着一根棒槌，很不顺心，成天黑着一张脸。直到两个多月前，居住在本队的三女婿罗祖华受三姑娘之命，在耳鼓山上托亲戚给四姑娘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人户，前不久老汉又亲自上耳鼓山走了一遭，得出了结论：“可以。”答应了那个中年丧妻的男子，在他做生的那天下山来，以便当着他的全体女儿、女婿和亲戚们，正式把亲事确定下来，并择定一个就近的日子成婚，把四姑娘送上山去。他这一年来的不舒心，才觉

得轻松了一点。可是，事到临头，四姑娘公然宣布“不走了”，真是鬼迷心窍！老汉简直忍受不了啦！

“你老人家莫生气啊！……”四姑娘见老汉马起脸不说话，凄然说，“请你老人家看我娘的名下，拨给我这间破屋。……我一辈子就在这儿，做些吃些。我能做，再苦再累我不怕……”说着，垂下了她那好看的长睫毛，积蓄多日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，扑簌簌滚过脸颊。

“爹，吃饭啦！”老九许琴从灶屋里出来招呼。老汉仍然在很响地喷着鼻子，吓了她一跳。她走到四姐身边，四姐扶着那间破屋小门框，头埋在手腕子里，低声抽泣。九姑娘愣愣地站了一阵，眉毛不由地皱了起来。

茫茫大雾飘过来了。草房的屋檐上，忍冬树的叶片上挂满了的水珠儿，在悄悄地滴着；几树腊梅含苞待放，每一个生机勃勃的花骨朵儿都挂着颗颗晶莹的露珠。葫芦坝上的浓雾啊，你能说清四姑娘何以做出这样一个令老汉生气的决定么？

三

吃过早饭以后，许琴在自己的卧室里换了一身干净衣裳，揣上钢笔和小本儿。她对许茂老汉说：“爹，我到公社开会去了。”

老汉装着没有听见，耷起锄头往河边菜园地去了。

九妹子掩好房门，走下阶沿，来到院坝西墙角那间

孤零零的小屋前，叫了一声：

“四姐……”

许秀云正在打扫着小屋里陈年剩下的柴草渣儿。她闷着头不说话，动作有力而敏捷，憋着一股子劲在干着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事业：她要自立门户了。

二十岁的团支部书记、高中毕业生许琴，这时候声音里充满了同情，她说：“四姐，这是何苦来呢！爹生那么大的气，说不定三姐知道你这样做，还要跟你闹的。”

秀云望了九妹子一眼，回答道：“老九，我这会儿心里象一团乱麻，你快走，开会去吧。”

老九偏不忙着走，她上前抓起秀云的手来，说道：“我有句话，你可别怪我多嘴……四姐，你才三十岁，还这样年轻，一辈子的事，还长呢！何必这样。”

秀云使劲捏着九妹的手，叫她莫往下说。

“老九，不要说这些。这会儿我啥都不能对你说。说出来你也不懂，你还小啊！”

九妹子望着四姐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也忍不住哭了。秀云催九妹快走，别耽搁了开会，许琴才离开了小屋。

大雾迷漫的田野里，到处都有人声和锄头碰在石子儿上发出的清脆的响声，只是看不见人罢了。这样倒好！免得人家看见团支部书记刚刚哭过的一对红红的眼睛。老九快步走着，穿过桑园，折向南边的河沿，顺着长长

的麦子地走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小桥头，一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。当她踏上桥板以后，却猛然看见五步开外的桥栏边倚着一个男子：三十来岁，面孔白净，眉目也还端正，穿件补了疤的青布短棉袄，头上没有戴帽子，一寸来长的短发直冲冲地立在头上，配上他那瘦小结实的身个儿，给人一种精灵、干练的印象；只是由于眼睛里表现出的那种游移不定的眼神，你才不会过于相信他的诚实。他含着矜持的笑容招呼许琴，声音有点嘶哑：“九妹，早啊！”

许家九姑娘碰见这个人，心里很不自在。因为这不是别人，恰恰就是一年前她还称呼他“四姐夫”的郑百如，葫芦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会计。

“稍等一会儿，一路走嘛，龙庆还没来呢。”郑百如和蔼地说。

许琴感到十分局促，便答道：“我上街还有点事要办，我先走一步……”

“忙啥子嘛？”郑百如用一只脚尖在桥板上有节奏地拍打着，做出心不在焉的悠闲样子，接着又问道：“你四姐怎么又不改嫁啦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九姑娘心里一惊，她被对方那个大模大样的神态激怒了，说了声：“我不晓得。”便对直走过桥去了。

郑百如在她身后笑道：“二队的妇女们都在油菜地里说啞了，你还装做不晓得呢，嘿……”

许琴大步往连云场街上走着，她仿佛听得见自己心里怦怦跳动的声音。平常她最怕同郑百如单独待在一块，她说不出什么原因来，只是感觉到他那眼神里有一种刺人的东西，叫她浑身不舒服。自从和四姐离婚以后，有好长一个时候，他不和许家的人说话，见了面也不打招呼。许琴觉得不说话不是很好么，谁希罕和他说话呀！……今天，郑百如改变了态度，主动招呼她，她倒反而不安了。

走进连云场的街道，许琴直奔上场口的供销分社副食品商店，她要去把家里发生的事变和自己心里的闷气对另一个人诉说诉说。她跨进店堂叫了一声：“七姐！”

柜台后面的女营业员闻声抬头，满脸兴高采烈，招呼道：“老九，这么早就来了？嗨，我正想找你哩……”说着便丢下几个称盐打酱油的社员，拉了九妹往楼梯口走。许琴看着那几个顾客，十分过意不去，她小声对她七姐说：“我等一等，你先把东西卖给人家吧。”七姐向店堂外的买主们说了一声：“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来。”便拉着许琴上楼去了。

许琴的七姐名叫许贞，是一个衣着漂亮的二十四岁的大姑娘，参加工作三年了，在供销社里干过各种各样差事，如今人家又分派她卖酱油盐巴，恰好这又是她最不愿干的一门业务。她平常很难得回家，领了工资也不往家里捎一点点，全花在自己一个人吃喝穿戴上了。许茂老汉早对她一肚子气，只是没有机会发泄。

这会儿她把九妹拉进楼上自己的宿舍里，安置在铺着羊毛毯的床上坐下，从镜子背后取出一张二寸见方的像片来，不在乎地说道：

“你看怎么样？……他叫小朱。”

像片上的青年，尊容并不好看：高颧骨、塌鼻子，鼻孔底下横着一抹小胡子，长长的头发梳得十分考究，似乎还是“电烫泡泡头”呢。许琴对像片扫了一眼，皱了皱眉头，问道：

“上回那个小刘怎么了？这会儿又钻出来一个小朱……”

“小刘吹了。”许贞回答道，很有点理直气壮的样子，“你不晓得么？他嫌我卖酱油的。哼，我还看不起他是个小学教师呢！这年头‘叫咕咕’有什么好？最晦气！……这个小朱，人家是‘工人’。”

正直而又天真的九姑娘，她此刻并不打算分享七姐的庸俗的幸福，她只是为着四姐的不幸，想来求得一点同情。然而，今天显然来得不是时候。她站起身来，要下楼去。

许贞忙拉住她：“呃，你帮我先给爹说一声这个事……”

“你自己去对他说才合适嘛。”

“死女子！不帮忙？将来你总有一天要请我帮忙的！”

“呸！”九姑娘暗暗啐了一口，便登登登下楼，一口

气跑出店门。许贞在她身后大声说：“散了会过来吃饭。”

九姑娘放慢了脚步，向公社走去。一种沮丧的情绪，莫名其妙地抓住了她。这个二十岁的姑娘第一次产生这样坏的情绪。

“简直没有一点儿同情心！”她走在街心，终于这样斥责起来了。但具体是斥责的谁呢？是七姐么？是她爹么？还是那个郑百如呢？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人？……她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只是仿佛有一点无形的阴影，投到她的周围，使她感到一种不名的压抑和悲哀。

快到公社门口的时候，公社大门斜对过的邮政代办所里，年老的乡邮员老关高声叫道：“那不是许琴么？……快来快来，有你的信，还有一个大包裹，昨天刚刚到！”

许琴接过信来，见是她八姐写来的。八姐前年参了军以后，开到东北去了，今年正在一个军事学院学习。信上写着：

琴妹：你好！爹和姐姐们都很好吧？你上月里的来信收到了，我知道今年家乡的收成还是不太好，心里真替你们着急。……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以后，葫芦坝行动起来了吧？要知道，要把农业搞上去，斗争也是很复杂很艰巨的。你是团员，一定要跟大多数干部群众一道走在斗争的前列。

昨天，我用省下来的津贴，给爹买了一件皮子，不知道合适不合适，请四姐用这些皮子给爹镶一件厚厚实实的皮袄吧。四姐的针线活做得最好，我们姐妹们谁也不如她的手巧。……她离婚以后回到我们家来住了，你要热情对待她才好，有空多帮助她学习，提高思想觉悟。十年前她读过初中，文化水平还是有的，只是这些年来太不幸了。……我最近常常在想，个人的遭遇，同整个社会的动荡是不是有关系呢？失去了的个人的幸福，是不是只有当国家的情况好转和安宁的时候，才会重新到来呢？四姐是个好人，总有一天她会得到幸福的。今年全国的形势比去年好，那样的日子正在到来。……

许琴站在代办所门外读信，刚刚看到这里，郑百如走来了，他笑问道：“老九，哪个给你来的信？”许琴忙一把将信纸团拢来往衣袋里塞，回答道：“八姐的信。”一边说一边往公社大门走。乡邮员老关叫道：“还有包裹呢！”她回头对老关说：“散了会再来取吧。”便跨进公社大门去了。

四

很大的一个会议室。今天参加会的人不多，除了各大队的大队干部外，就是公社一级的单位和学校负责人。

许琴走进会议室，很自然地便参加到一群年轻姑娘的队伍中去，她们都是各大队的团干部。每一次开会都是这样的：有许多空的位子她们不坐，偏要挨挨挤挤地坐在一个角落里；而且，开起会以后，她们还叽叽喳喳说话。

今天的会同往常有点不一样。九姑娘一踏进会场就感觉出来了。台上坐着的，并不老是原来那几个公社领导人，却添了几个陌生的干部，其中有位约摸四十开外的女同志，短发剪齐耳朵背后，神态镇定安详，好象她不是坐在台上，处于众目睽睽之中，倒象是坐在自己家里一样的平静。她在沉思，很少向台下望一眼。

“这是县委工作组的颜组长，名叫颜少春。……”一个先来一会儿的胖姑娘对许琴说，“来搞农业学大寨运动的。传达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，搞个试点……”胖姑娘对于新来的工作组似乎很了解，“看，那一个高个子，他叫齐明江，是宣传部的工作员，从前在县中上学，他是‘七二高’的，跟我哥哥同班……”

许琴并不注意胖姑娘的报道。她在回想着八姐信上的话语，正沉浸在激动之中。

……“四姐是个好人，总有一天她会得到幸福的。……那样的日子正在到来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样的日子真的到来了么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！……“今年全国的形势比去年好。”也许是我们葫芦坝太偏僻了吧，什么都没有到来！还是这个老样儿，爹一天比一天更自

私，更暴躁。三姐从前是那样热爱集体，现在越来越“抵触”啦，对什么宣传都不相信。七姐呢，成天追求个人享受，比以前更叫人讨厌了。四姐的幸福在哪儿？从前郑百如欺负她，如今虽说离开了那个火坑，可是自个儿住在那孤零零的小屋里，沉默得象个影子似的，她的幸福在哪里呢？……葫芦坝的事情真叫人想不透！那个郑百如，看他挺神气的样子，他把四姐害得好苦！都说他这个人能力强，是个人才，可他为什么在家庭生活中会那样卑鄙？还有呢，共青团的工作也不好做，大家的心思，不知道在想些啥啊？

团支部书记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无忧无虑的。许琴此刻的心思没有集中在会议上。不知为什么，平日里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这会儿都浮上心头来了，这些事情连在一块形成一个又大又粗的马耳朵符号。她差不多没有注意去听公社书记的报告，也忘了把她带在身边的笔记本摸出来。

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把她从乱纷纷的思绪中惊醒过来。这时，那位工作组组长走到讲台前面来了。许琴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强使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会场上来。她睁大眼睛去瞧颜少春组长：圆圆的脸，端正的鼻子，含笑的眼睛，眼角的皱纹，两鬓的几丝白发……许琴仿佛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在哪儿见过呢？想不起来了。

颜组长没有念稿子。她象摆家常似的介绍着大寨、

昔阳的山水，描绘着那里的人们是怎样劳动和生活的。她一连讲了几个有名有姓的大寨的农民的故事，语言生动，充满着感情，把会场上的干部们都吸引住了。接着，她又讲起了本省山区某个大队的故事，她说刚刚参观了那个大队回来不到一个月。

“那儿的山，又高又陡，不象我们这些浅丘地带。那儿的田啊，地啊，山上山下都有，庄稼长得一色的好。那里的干部们可不怕自己的庄稼长得好，不怕收得多！……你们笑什么？依我看啦，我们这儿的干部就是怕把庄稼做好！不是么？庄稼好了，社员富了，‘资本主义’就要冒出来。——这话好糊涂啦！人家可不这样看，他们集体经济越来越强大，单是大队购买的拖拉机就好几台。社员们的生活越过越甜，口粮五百多斤，一个劳动日挣一块五，可他们说，眼下他们还很不够，还要往高处攀呢！……同志们，我们这连云公社的社员分多少啊？昨天我看了看分配表，全社七十个生产队，有一半的口粮不足，不到三百六十斤，你叫社员怎么吃，日子怎么过呀？国家有多少粮食来贴呀？劳动日有的队不上三毛钱！这也算过的‘社会主义’呀？群众单凭这一条，就可以埋怨我们了！……同志们，我们都是干部，是人民的勤务员，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，我们作何感想呢？我们不应该努力吗？不应该检查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，来一番整顿么？我们不应该努力把生产搞上去，使群众从内心里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么？”